



认知失调理论视角下创业实践教育研究

周劲波,于常亮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对创业实践教育中认知失调理论应用的相关逻辑进行表述,提出模型框架为创业实践教育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最后建议在创业实践教学过程中调控学生创业认知差异和失调、激发学生创业实践行为内部合理化、引导学生理性整合信息资源减轻失调,进而塑造学生创业认知体系。

关键词 创业实践教育;创业认知;认知失调理论;内部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G71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1X(2018)06-0016-06

一、创业实践教育与创业认知

创业被广泛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而施行创业教育是推动创业最直接影响最大的方式。有学者研究指出“相对于宣传成功的少数大学退学创业者而言,技术公司的成功创立者中90%是大学毕业生,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占50%以上”^[1]。拥有一定学历的创业者在成功创业者中所占比例非常高,因此大力发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新时代推动创新型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推动创立大量创业教育领域的课程和环境条件^[2]。现阶段各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下,依靠创业园、创业企业孵化器、创业工作室等为培养学生创业实践项目而专门设立的创业实践机构,发挥着将创业基础教育向实践教育推进的重要作用。通过在其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创业模拟教学、创业竞赛、初期创业等活动,激发和引导广大学生创业意向及后续的创业行为。想要培养更有进取心、创新能力和自力更生的毕业生,创业教育程序就要包括:一个教学的元素,商业计划,与实践的互动和大学的支持^[3]。

(一)创业实践教育

创业教育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创业理论教育和创

业实践教育,创业教育不仅关注教育,更在“实践”。在高校内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社会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而产生的全新教育模式,拓展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度,推动了高校教育理念的新发展。科学有效地开展创业实践教育,是对创业教育效果的有利保障。还要依靠课程外的创业实践活动,才能达成创业实践教育的目标。海蒂和戈尔曼认为(Hytti and O' Gorman,2004)创业教育实践课程应该覆盖创业家个性与特点,同时在领导力,创新思维,谈判,新产品开发,想法保护,财务资源和涉及新创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挑战等大范围的建立实践技能的课程。实践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创业精神和思维,并且培养出更有可能将创业行为付诸实施的学生^[4]。

(二)创业认知

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将认知广义上定义为任何心理表征,因此认知包括态度、信念或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对创业固有的认知是由学生个人性格能力、家庭和环境、受教育情况所影响和决定,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系统。学习创业基础知识、实施创业行为和内部固化创业行为的过程,即持续地破坏高校大学生内在创业认知系统平衡,并且对认知结构的不断调整,进而实现重新平衡的循环交替的演化过程。在

收稿日期 2018-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企业参与高校职业教育转型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JA140060);广西培养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际创新创业型人才在华创业研究”(项目编号:桂政发(2014)48号)。

作者简介:周劲波(1970-),男,广西桂林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英国切斯特大学客座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于常亮(1988-),男,辽宁辽阳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重塑创业认知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可由通过授课形成的创业态度推动创业实践行为,也可由创业实践的行为结果改变个体原有的创业认知,反过来影响此后的创业行为。纳比和奥斯曼等人(Nabi, 2017; Othman, 2012)通过系统研究,证明创业教育对高校学生创业有积极的影响。费雷(Alain Fayolle)等人对创业教育有效性的考察试验设计中,运用了前测及后测说明了创业教育对学生创业意愿提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创业认识不多的学生,效果更强^[5]。然而,欧斯特贝克(Oosterbeek, 2010)等人的一些研究表明,通过学生自我评估,创业教育项目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6]。对创业教育有效性方法的探索,一直是创业教育领域研究的重点。在创业教育过程中鼓励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有助于启发和激活他们成为潜在的创业者^[7]。本文从认知失调理论角度分析创业实践教育,力求丰富创业教育体系理论支撑。

二、认知失调理论

费斯汀格(Festinger, 1957)首次提出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DT),认为当个体经历两个或更多认知矛盾的时候,会产生认知差异,他们会感到一种不愉快的、消极的情感状态——失调——直到他们通过改变他们的认知来改变认知差异。巴克(K.W.Back)提出,心理平衡被打破很多时候是由于认知矛盾的产生,个体心理不平衡导致不愉

快体验,这种心理不愉快又会促使个体做出某种行为,试图重新恢复心理平衡^[8]。即被不和谐的消极情感状态所刺激的个体通过改变最初的认知,增加或减少认知(例如新的态度、行为或信念)或调整认知自我评价的重要程度来减少不协调。松本高雄(Takao Matsumoto, 2014)通过研究模型验证发现个体在两种认知之间的转换会导致认知失调的建立和认知还原的迟缓,并造成大脑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觉^[9]。个体反感和厌恶认知失调状态的心理,是个体态度行为调整和改变的重要内在驱动力。认知失调过程并不总是消极的,相反,它可以为那些积极减少认知失调的人带来有益的结果^[10]。

认知失调理论的核心框架包含了一个四步法的失调唤醒和恢复过程:认知差异—失调—激励—减弱^[11]。随着60年来学者们对认知失调理论的深入研究,理论框架内发展出了许多模型。如阿伦森(Aronson, 1969)提出的自我一致性模型、斯蒂尔(Steele, 1988)提出的自我肯定模型、库珀和法齐奥(Cooper & Fazio, 1984)的厌恶后果模型、斯通和库珀(Stone & Cooper, 2001)的自我标准模型、哈蒙琼斯和阿莫迪奥(Harmon-Jones, Amodio, & Harmon-Jones, 2009)提出的行动基础模型等。伊诺霍萨(Hinojosa, 2017)等人的综述研究表明,认知失调理论已经应用于许多管理的分支学科,有一些研究测试了认知失调唤醒和减弱的过程,大多数是关注失调过程的具体某一步骤^[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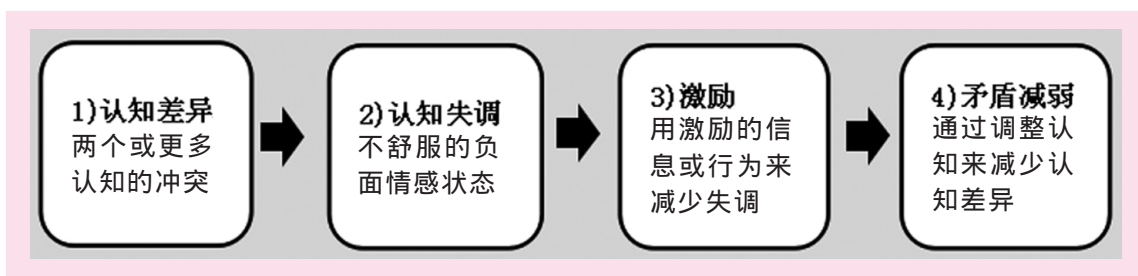


图1 失调唤醒和减弱的四个步骤

三、认知失调理论视角下创业实践教育及理论框架

创业实践教育的过程是学生自身创业认知体系平衡不断破坏与重新搭建的循环交替过程。对创业实践知识学习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寻找心理和现实的依据来解释自己的创业行为,进而减弱由于认知上矛盾而带来的内心不适感,这种行为选择的过程会伴随着认知改变(Amanda S. Hinojosa, 2017),并且会被情景因素所影响。运用认知失调理论,不仅阐明学生在创业实践行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趋势,也为创业实践教育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本部分依据认知失调唤醒和减弱四步骤,即认知差异—失调—激励—减弱,当中的部分研究要点为视角,对创业实践教育内容进行相关逻辑表述。

(一) 认知失调理论阐释创业实践教育中的行为态度调节过程

逆态度行为是认知差异当中的研究要点之一,逆态度行为是个人在作出某种行为时,所持有的态度与该行为相冲突。逆态度行为导致个体心理的不协调,个体会通过改变自身对这种行为的态度来减少这种不协调(Festinger & Carlsmith, 1959)。格兰迪(Grandey, 2013)等人发现表面行为会引起不和谐,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当个人和组织存在的价值观冲突时,就会产生认知差异。埃尔多安、克赖默和利登(Erdogan, Kraimer, and Liden, 2004)提出行为与价值观不一致会导致不协调。他们证实教师 and 所在组织价值观的不和谐,同他们的工作、职业满意度之间负相关。

在创业实践教育体系带给学生的创业认知,与

其自身原本的认识会出现一些矛盾,进而产生认知失调,却由于情景的要求不得不按照创业教学或实践计划行动。比如国内许多高校将创业实践教育纳入学分体系,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一次模拟创业或创业竞赛,尽管有的同学对校方的课程设计并不十分赞同,却由于学分要求或者周围人的参与而形成的一种环境压力,也跟随团队来完成实践项目。因此学生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就经历了认知失调和自我调节等过程。随着学生对创业实践行为内涵和结果的观察及反思,增进理解并改变了自身对创业教育实践行为的认知,减轻认知失调。反思也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创新^[13]。因此创业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通过自我调节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意义,对于学生自身和创业教育的效果来说尤为重要。

对于创业教师而言,保持价值观与创业教育行为的一致性是有必要的,教师若在创业实践教学中出现逆态度行为的现象,会通过情绪或者言行不一致的行为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觉得创业实践教育是敷衍和脱离实际,进而对高校整体的创业教育体系失望,降低了创业教育的效果。胡春平(2016)等人在对吉林大学创业教育研究指出,由于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存在思想观念等问题,导致创业教育存在流于

形式的现象,且该校近一半的研究生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参与兴趣并不高。

(二)认知失调理论中的“自由选择”对个体创业选择倾向的影响

“自由选择”的内涵是当个人必须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抉择时,其认知会经历不和谐。当他们意识到自身可能不会选择最理想的选项时,选择最好那个选项的愿望与可能无法这样做的认知相冲突(Brehm & Cohen, 1962)。阿伦森(Aronson)提出有关认知失调的假设:人们相信自己是正派、公平、善良、聪明和有价值的人。当作出某一个决策的时候,就意味着抛弃其他方案的有点并且接受备选方案的缺点。而决策者对这一矛盾结果的认知,导致了他们对自身的认知(“我是一个优秀公正有价值的人”)之间所产生矛盾。为了消除这种失调感,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原有的决策方案,但由于情境因素所迫,很多情况下作出决策是无法改变的。故而,决策者会再次评估引起认知失调方案,利用新搜集的信息来减弱认知失调。由此,他更加关注被选事物的优点和未选事物的缺点,逐渐寻找支撑自己选择的证据,并且在认知上明显区分了对两种事物的评价。此现象也体现了个体心理上解除失调感的过程^[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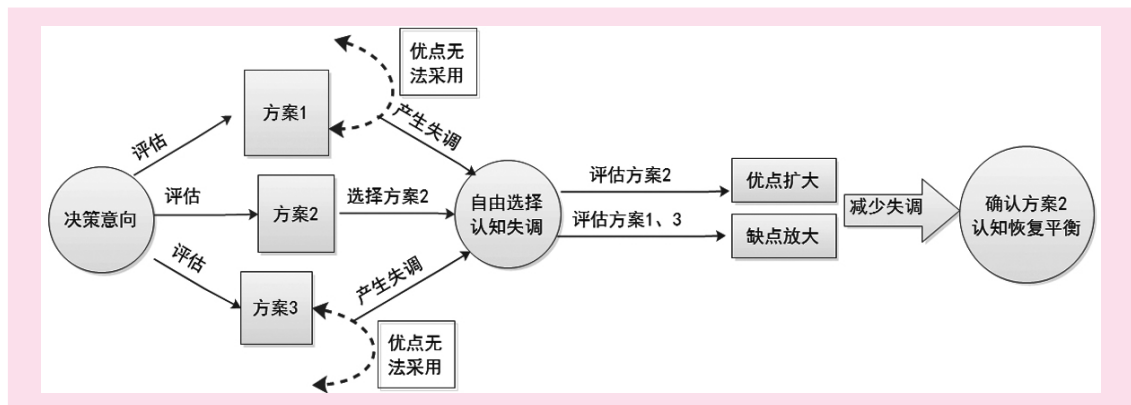


图2 自由选择认知失调过程

创业教育实践的动态过程中当学生在战略方向、营销策略乃至财会融资等方面做出具体决策行为时,不可避免的面临两难甚至多难的情景,此时无论其选择何种方案,都会觉得有所遗憾。对“最佳选择”的过度专注,会影响和阻碍对动态环境的准确判断。增加所选方案的认同度,并减少对被拒绝方案的好感。这种自由选择调节及其后续行为,在客观上造成创业实践教育效果未达满意或者失败。应引导学生在实施创业项目过程中尽量正确客观的决策,还需要创业教师有准确而敏锐的分析决策能力,在方案选择过程中积极疏导学生心态保持客观开放。

(三)适当激励改变个体创业认知

通过激励来减少认知差异则是整个过程中的第三阶段。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Festinger, L., & Carlsmith, J. M.1959)发现,在做出令个体不快的行

为后,相对于接受较大激励的人而言,接受较小激励的那些人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对这种不快的行为更加认同。在某种行为发生后,个体无法在外部找到足够的刺激来支撑行为,那么就会趋向于在自身内部寻找合理化因素(内部合理化)。安博思和伯金肖(Ambos and Birkinshaw,2010)用定性方法阐明新创科技企业的领导者由于解决方案间存在的矛盾的激化,从而被激励去减少集体认知失调^[15]。

在创业实践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与个体原有认知相矛盾的不愉快心理。带着这种不愉快的情绪进行创业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接受适当的激励奖励或惩罚来促使个体调整其初始不快的体验,引导学生内部合理化创业实践行为,改变原有对创业实践的负面情绪,保持长久的对创业行为的正面积极态度。学者李虹(2011)提出创业专家对项目的创

新性、可行性与应用及综合影响力的评估,可以推动创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评估创业项目,既是对项目自身合理性的评价,也是对项目的执行主体,即

参与项目学生的努力成果进行评价,保持对项目的持续关注是对进行创业实践行为大学生的一种适当激励,使之更容易内部合理化创业实践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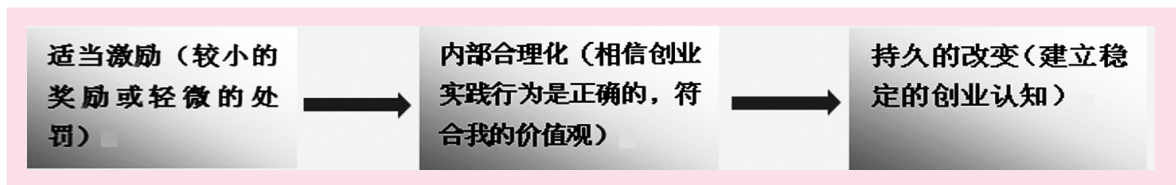


图3 内部合理化

(四)态度、行为及选择性信息处理对创业实践认知的影响

对于减弱认知失调阶段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态度、行为、承诺加强、选择性信息处理等内容。阿什福斯等人 (Ashforth, Kreiner, Clark, and Fugate, 2007) 研究表明,员工通过重构自己的观点来改变工作态度,使之对自己更加有利。韦斯特法和贝德纳 (Westphal and Bednar, 2008) 提出基金经理应与首席执行官的行为保持一致,以避免与首席执行官唱反调所产生的认知失调。拉索等人 (Russo, Medvec, & Meloy, 1996)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推测,个体会进行“选择性的信息处理”来支持钟爱的备选方案,使之更加合理和正确。并且当个体的承诺加强时候,这种“选择性信息处理”的效果也会发生^[16]。

在创业实践教育中教师引导学生自我逐步改变对创业教育的态度,使之与自身创业实践行为向靠拢,减弱创业教育认知失调。“选择性信息处理”对决策的创新性和项目持续性等方面有负面影响,容易将个体创业思维引向因果逻辑中去,认为市场和在市场上的机会并非来自于开创而是固有的^[17],进而阻碍决策的创新性发掘。由于创业实践教育的动态复杂性,在进行某项决策之后要注意选择性信息处理的影响。创业教师应指导学生保持理性和开拓思维,不可一叶障目专注于眼前方案和机会,忽视其他可调控情境下创新方案的可能性和优点,导致降低创业实践决策创新性、有效性和适应性。如梁文倩(2018)等提出,高校毕业创业者内在因果逻辑对创业决策的束缚,显著影响创业激情、创业能力和创业成败。

(五)建立创业实践教育认知失调体系模型框架

本文以认知失调唤醒和减弱步骤为基础,结合创业实践教育中过程要点,将整个创业实践教育看成学生创业认知平衡打破与重新建立过程,提出适合创业实践教育的认知体系建立模型(如图4)。

模型的上半部分是创业认知体系破坏阶段:学生对创业基础知识运用、创业构想思考、小团队组建、预期收获自我评估、产学结合等一系列前期行为和思考做为铺垫,切实地了解创业的过程,感受自身认知的差异进而形成认知失调,破坏了原有对创业的稳定认知体系。下半部分是创业认知体系重建阶

段:在创业教师指导学生理性决策,创业氛围影响个体态度行为,校企支持项目增加创业实践行为承诺和自我反思相互作用下,运用适当刺激引发学生创业实践行为内部合理化,以减弱创业认知失调,重新建立相对稳定的创业认知体系。

模型在主观上建立稳定的学生创业认知体系以保持创业实践教育效果的持久发挥,在客观上由于创业行为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动态性,也需要个体不断更新认知结构以保持创业实践计划的延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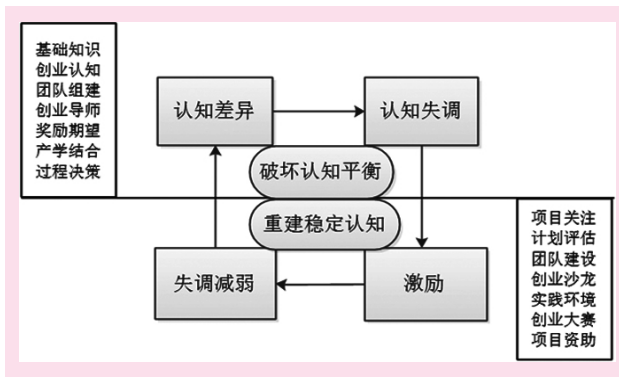


图4 创业实践教育中认知体系建立模型

四、认知失调理论在创业实践教育中应用

在创业实践教育教学中结合认知失调理论,积极引导大学生建立内在创业认知体系,是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创业教学过程中,主导教学的老师,需要引导和控制认知失调的过程,高校大学生作为自身创业认知体系的破坏和建立者,需要密切配合教学过程,以达到好的教学实践效果。在创业实践教育如案例教学、模拟创业、创业大赛等过程中,依照认知矛盾—失调—激励—减弱的过程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流程,为学生建立正面稳定的创业认知体系。

(一)创业实践教学过程中注重调控学生认知差异和失调

创业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求所有学生都去创业,而是在开拓创新创业思维的基础上,引导大多数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运用这种思维突破自我实现提升,并鼓励那些具备创业条件的同学去创业。在创业教学目的上,要与学生充分沟通,避免在创业实践教学开始之时就对学生的认知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因

此不仅从教师角度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目标及教学要求,也要从受众即学生角度思考,他们接受创业思维和知识过程中情绪及态度变化会对创业教育结果造成重要影响。

在进行模拟创业或竞赛开始的过程中,学生们难免会因为个人思想准备不足、创业实践难度过高、团队和导师沟通不顺畅等阻碍引发创业认知差异,出现抵触、懒惰等负面情绪,进而引发不作为、消极对抗甚至放弃行为。创业者是一群积极心理体验的冒险者,无不充满自信、信念坚定^[18]。所以在学生创业实践认知平衡破坏阶段,创业教师要起到引导和调控作用,积极激发学生对创业实践的兴趣和积极的心理体验,激励学生主动调整原有的创业认知,朝着减弱内外创业认知差异的方向而努力。

(二)适当激励引发学生创业实践行为的内部合理化

创新创业教育是按时间长短可分为两个目的,相辅相成。让学生短期内掌握创业基础知识技能能适应就业创业基本要求,及在自身内部长期树立创新创业认知体系并且为未来创业埋下火种为目的的教学。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建议采用较小的奖励或者惩罚来促成个体认知和行为持久的改变以达成创业教育长期目标。创业教育在于塑造学生创新创业思维,为了消除或减弱学生创业实践教育中的认知失调,需要成功激发学生对创业实践行为的内部合理化认知,提高创业实践教育效果。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生努力越多,对项目参与时间越长,对自己通过努力奋斗出来的成果就越喜爱(对努力的内部合理化),相信创业实践教育意义的正面认知就越强烈。

因此,保持长期适当激励的方法可以使学生稳步建立创业行为的内部合理化认知,进而达到减小或消除原有的创业实践认知失调。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企业经营管理、信息、资金、技术资源等显性知识,增强获取资源信息的水平^[19]。增加创业实践行为的成功几率,从外部条件和结果方面来巩固内部合理化。实际应用中,可在适当时期增加对创业实践团队的关注和评价、对团队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创办创业沙龙等交流活动、适当资助团队推动创业实践项目的进行等。

(三)引导学生理性整合信息资源,减轻认知失调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的假设,个体默认自身的初始认知是优秀积极且有价值的。在面临决策时引发的心理上选择性失调,在失调条件下的个体接受已选择决策的劣势,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导致今后的行动中对此劣势视而不见,失去调整和创新优化的机会。德鲁·韦斯腾(Drew Westen, 2006)等人指出,当一个人在加工不一致信息时,大脑中推理区域会关闭,而当一致信息储存后,脑中情绪回路将出现愉悦的反应。个体不断深入到认知旋涡中,直到认知信息聚合成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式,此时大脑就会产

生愉悦的体验。

在进行创业实践中的大学生对外界各种创业基础信息和实践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认知万花筒”中,那些趋利避害的信息会造成所获信息对事实的片面反应或失真。模拟创业或商业计划书的撰写需要反复斟酌、推翻和重塑各类决策计划,在此期间会引发多次认知失调。因此就需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同学们理性选择信息的同时,维持动态心理平衡,并鼓励学生从整体、外部角度看待创业实践项目,积极进行反思修正。创业实践教育目的之一是要树立潜在创业者们终身学习的意识,主动自觉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20]。因此在创业实践和未来的工作中接受不同信息和观点融入决策和项目中,既是个体抵抗大脑不愉悦的体验过程,也是突破自我局限进行创新的机会。而创业教育的效果之一就是引导学生善于集思广益,克服自身局限性。

(四)加强对创业实践教育过程的支持及塑造学生创业认知体系

阿伦森(Aronson)提出,当个体同意通过一个严苛或者不愉快的经历达到某个目标时,这个目标最终会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建立针对此目标的稳定认知体系。创业实践教育过程既是对学生创业能力的考验和提升,也是克服学生创业教育过程中的认知失调,构建学生创业认知体系的机会。学生在过程中产生创业认知失调是完全正常的,采取多种方式包括引导学生对大学生初创企业的扶持政策、创业创立流程、筹集资金等各类等问题进行解读和规划,努力推动项目完成;同时积极与社会网络资源合作,邀请企业家或者成功创业者进入创业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践项目落地可能性;甚至可邀请外聘导师直接加入比较成熟的创业团队,提供实际的行业经验、决策指导和财务融资支持,保障创业实践教育向真正创业行为的过渡转化。让同学们体验到创业的成就感,使得创业行为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从而建立稳定的创业认知体系。

稳固的创业认知有助于促进学生保持创新创业精神,运用在毕业后的直接创业或岗位创业中。因此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创业教育学习过程中经历的认知失调情况下保持积极乐观,通过激励与引导让学生内部合理化创业认知,形成自身稳定的认知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参与模拟创业和创业大赛,扶助新创团队起步运营等方式,组织参与实践的师生积极反思,促进学生创业认知体系的建立,将创业的种子深埋在广大大学生的心里,在将来的工作中积极发挥创新创业思维,乃至投入到实际创业中。

参考文献:

- [1] R. Metcalfe. Can Entrepreneurship Be Taught [J]. Texas

- Education Review, 2013, (1): 119-131.
- [2] Hameed I, Khan M B, Shahab A, et 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6, (12).
- [3] Hartshorn C, Hannon P D. Paradoxes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halk and Talk or Chalk and Cheese? A Case Approach [J]. Education & Training, 2005, (8/9): 616-627.
- [4] Wu, Yenchun Jim; Yuan, Chih -Hung; Pan, Chia -I.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wit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J]. Sustainability, 2018, (3).
- [5] Fayolle A, Gailly B.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and Intention: Hysteresis and Persistence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5, (1): 75-93.
- [6] Oosterbeek H, Praag M V, Jsselstein A.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skills and motiva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0, (3): 442-454.
- [7] Rigg C, O'Dwyer B. Becoming an entrepreneur: researching the role of mentors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J]. Education & Training, 2012, (4): 319-329.
- [8] Matsumoto T. Connect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attention switching [J]. Neural Network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al Network Society, 2014, 60(C): 119-132.
- [9] Harmonjones E, Amodio D M, Harmonjones C. Action-based model of dissonance: A review,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conceptions of cognitive conflict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 (08): 119-166.
- [10] Eddie Harmonjones C H.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fter 50 years of development [J]. Zeitschrift Für Sozialpsychologie, 2007, (1): 7-16.
- [11] Amanda S. Hinojosa, William L. Gardner, H. Jack Walker, Claudia Coglisier, Daniel Gullifor. A Review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1): 170-199.
- [12] Procee H. Reflection in education: a Kantian epistemology [J]. Educational Theory, 2010, (3): 237-253.
- [13] Loasby B J. The Entrepreneur in Economic Theory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3): 235-245.
- [14] Ambos T C, Birkinshaw J. How Do New Ventures Evolve An Inductive Study of Archetype Changes in Science-Based Ventur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6).
- [15] Schultze T, Pfeiffer F, Schulz -Hardt S. Bi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escalation paradigm: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s potential mediators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1): 16-32.
- [16] K. W. Back. 社会心理学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269.
- [17] 埃略特. 阿伦森, 提摩太. D. 威尔逊, 罗宾. M. 埃克特, 等. 社会心理学: 阿伦森眼中的社会性动物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 [18] 杨熙. 青年创业者的创业心理构建及教育指导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9): 115-119.
- [19] 徐占东, 梅强, 陈天旻, 等. 创业知识与大学生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学习的多重中介作用 [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8, (3): 177-183.
- [20] 李虹. 高校创业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设计研究 [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1, (11): 112-116.

[责任编辑: 张 磊]

Study on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Disorder Theory

ZHOU Jin-bo, YU Chang-liang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evant logic of the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in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 model framework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education.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regulate the differences and dissonance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cognition, stimulate the internal rationalization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behaviors, guide students to rationally integr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alleviate the dissonance and then shape th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cognition system.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cognition;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internal rationalization